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青春卷



茶花女

原著 小仲马



哈尔滨出版社

· 青春卷 ·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

qīng shào nián wù zhì jiào yù bì dú

茶花女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李杰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4.1

(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青春卷)

ISBN 7-80699-082-8

I. 茶...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954 号

策划: 钟雷

主编: 李杰

责任编辑: 李英文

副主编: 王勇 韩雪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茶花女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86225161

E-mail: hrbcb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 字数 1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082-8/I·20

定价: 120.00 元(全 12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本册
10 元



目录

◆一	1
◆二	5
◆三	13
◆四	19
◆五	31
◆六	41
◆七	51
◆八	63
◆九	71
◆十	81
◆十一	96
◆十二	110
◆十三	119
◆十四	131
◆十五	144
◆十六	152
◆十七	161





目录

◆ 十八	170
◆ 十九	179
◆ 二十	188
◆ 二十一	196
◆ 二十二	207
◆ 二十三	217
◆ 二十四	228
◆ 二十五	242
◆ 二十六	252
◆ 二十七	268

1847年3月12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拍卖家具和大量珍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死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只是说拍卖将于16日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在昂坦街9号举行。

广告上还附带通知，大家可以在13日和14日两天参观住宅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即使不买，也要去看看。第二天，我就到昂坦街9号去了。

时间还早，可是房子里已经有参观的人了，甚至还有女人。虽然这些女宾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却都带着惊讶、甚至赞赏的眼神注视着展现在她们眼前的豪华陈设。

不久，我就懂得了她们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我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很快就看出了我正置身于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里。

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经死了，因此现在连最最贞



洁的女人都可以进入她的卧室。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妓女的非常离奇的故事。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代佳人一起消逝了。

我瞧着屋里的东西，每一件都使我联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心想，天主对她尚算仁慈，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让她在晚年之前，带着她那花容月貌，死在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之中。

我走到一位看守人跟前。

“先生，”我对他说，“您可以把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名字告诉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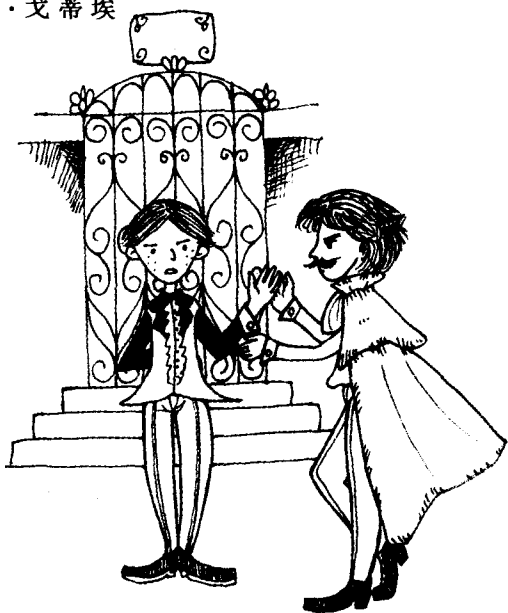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也见到过她。

“怎么！”我问守人，“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



死的？”

“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为什么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价钱。您知道，让大家预先看看这些织物和家具，这样可以招徕顾客。”

“那么说，她还欠着债？”

“哦，先生，她欠了好多呢！”

“卖下来的钱大概可以付清了吧？”

“还有得剩。”

“那么，剩下来的钱给谁呢？”

“给她家属。”

“她还有家？”

“好像有。”

“谢谢您，先生。”

“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时候心里想，“她一定死得很惨，因为在她这种生活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

我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了怜悯的心情。很多人对此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我对烟花女子总是无限宽容，甚至也不想为这种宽容的态度与人争辩。

一天，在我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的时候，瞥见邻街有





两个警察要押走一个姑娘。我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痛哭流涕地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亲吻，因为她被捕后，母子就要骨肉分离。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蔑视任何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于16日举行。

那天,我正好从外地旅游归来。当一个人回到消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是要告诉他一些重要新闻的。但是没有人把玛格丽特的去世当做什么大事情来对我讲,这也是很自然的。玛格丽特长得很漂亮,但是,这些女人生前考究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就像某些星辰,陨落时和初升时一样暗淡无光。如果她们年纪轻轻就死了,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都会同时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人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会相互回忆几件有关她过去的逸事,然后各人将依然故我,丝毫不受这事的影响,甚至谁也不会为此而掉一滴眼泪。

如今,人们到了25岁这年纪,眼泪就变得非常珍贵,决不能轻易乱流,充其量只对为他们花费过金钱的双亲才哭上几声,作为对过去让他们破费的报答。

而我呢,虽然玛格丽特任何一件用品上都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可是我刚才承认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宽容和那种天生的怜悯,使我对她的死久久不能忘怀,



虽说她也许并不值得我如此想念。

记得我过去经常在香港丽舍大街遇到玛格丽特，她坐着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每天一准来到那儿。她身上有一种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气质，而她那风致韵绝的姿色，更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

这些不幸的人儿出门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个什么人陪着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们和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公开化，而她们又不堪寂寞，因此总是随身带着女伴。

玛格丽特却不落窠臼，她总是独自坐车到香港丽舍大街去，尽量不招人注意。她冬天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穿着十分淡雅的长裙，在这条她喜欢的大道上散步。有时会碰见很多熟人，她偶尔也对他们微微一笑，但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而且也惟有她们自己才能觉察。

她也不像她那些同行一样，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港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的两匹马飞快地把她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上马车，疾驰回家。

所有这些我亲眼目睹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很惋惜这位姑娘的早逝，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美的艺术



品被毁掉了一样。

的确，玛格丽特可真是个绝色女子。

在一张流露着难以描绘其风韵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上面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当眼帘低垂时，浓密的睫毛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细巧而挺直的鼻子透出股灵气，鼻翼微鼓，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柔唇微启，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皮肤就像未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绒毛——这些就是这张美丽的脸蛋给您的大致印象。



黑玉色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还是梳理成的，像波浪一样地卷曲着，在额前分梳成两大辮，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过着热情纵欲的生活，但是她的脸上



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点儿稚气，这真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每天晚上，她都在剧场里或舞会上度过。只要有新剧本上演，准可以在剧场里看到她。她随身总带着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前栏上。

一个月里有25天玛格丽特带的茶花是白的，而另外5天她带的茶花却是红的，谁也摸不透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而我也无法解释其中的道理。在她常去的那几个剧院里，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都像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以外，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还带过别的花。因此，有人替她取了一个外号，称她为“茶花女”，这个外号后来就这样给叫开了。

此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一个圈子里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经做过一些翩翩少年的情妇，她对此毫不隐讳，那些青年也以此为荣，说明情夫和情妇彼此都很满意。

然而，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旅行回来以后，有几乎三年时间她就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一起过日子。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想尽方法要玛格丽特跟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而且，看来她也心甘情愿地顺从了。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1842年春天，玛格丽特身体非常虚弱，气色很不好，医生嘱咐她到温泉去疗养，她便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中间，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仅害着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病，而且长得跟玛格丽特一模一样，别人甚至会把她们看做是姐妹俩。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没几天，公爵小姐便离开了人间。

就像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埋葬着亲人的地方一样，公爵在女儿去世后仍旧留在巴涅尔。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

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搂着她，甚至也不问问清楚她究竟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探望她，允许他像爱自己去世的女儿的替身那样爱她。

和玛格丽特一起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侍女，再说她也不怕名声会受到什么损害，就同意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也有一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他们专程去拜访公爵，将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据实相告。这对老公爵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下就再也谈不上他的女儿与玛格丽特还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为时已





晚，这个少妇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简直成了他赖以生存下去的惟一的借口和托词。

他丝毫没有责备玛格丽特，他也没有权利责备她，但是他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可以改变一下她那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作为她的这种牺牲的交换条件，他愿意提供她所需要的全部补偿。玛格丽特答应了。

果然，到夏末秋初的时候，由于洗温泉澡、散步、自然的体力消耗和正常的睡眠，她几乎已经恢复了健康。

公爵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他还是像在巴涅尔一样，经常来探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知道真正的缘由，也不知道确切的动机，所以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以他的万贯家财而著称，现在又以挥霍无度而闻名了。

大家把老公爵和玛格丽特的亲密关系归之于老年人的贪淫好色，人们对他们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就是未猜到真实的情况。

其实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产生这样的感情，原因十分纯洁，除了跟她有心灵上的交往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意味着乱伦。他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不适宜给女儿听的话。

当玛格丽特待在巴涅尔的时候，她还是能够遵守



对公爵许下的诺言的,但是一旦返回巴黎,这个惯于挥霍享乐、喝酒跳舞的姑娘似乎就耐不住了,这种惟有老公爵定期来访才可以解解闷的孤寂生活使她觉得百无聊赖,无以排遣,过去生活的热辣辣的气息一下子涌上了她的脑海和心头。

而且玛格丽特从这次旅行回来以后显得从未有过的妩媚娇艳,她正当二十妙龄,她的病看起来已大有起色,尽管实际上并未根除,但却因此激起了她狂热的情欲,这种情欲往往也就是肺病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总是说公爵和玛格丽特在一起有损公爵的名誉,他们不断地监视她的行动,想抓住她行为不端的证据。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向他证实,玛格丽特在拿准公爵不会去看她的时候,接待了别人,而且这种接待往往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天。公爵知道后心里非常痛苦。

玛格丽特在受到公爵盘问的时候承认了一切,还坦率地劝告他以后不要再关心她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已没有力量信守诺言,她也不愿意再接受一个被她欺骗的男人的好意了。

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到了第八天,他就来恳求玛格丽特还是像过去一样跟他来往;并同意只要能够见到玛格丽特,他可以完



全让她自由活动；还向她发誓说，即使要了他的命，他也决不再说责备她的话。

这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三个月以后，也就是1842年11月或者12月里的情况。

